

欧阳景贤
欧阳超



庄子釋詁

(上)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

2 019 4288 0

欧阳景贤 欧阳超

庄子释辞

上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庄子译注

(上)

欧阳景贤 欧阳超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1,875印张 5插页 305,000字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2106·91 定价：2.95元
(照排胶印)

前　　言

庄子，名周；宋国蒙邑（今河南商丘）人。生卒已不能确考，据马叙伦《庄子年表》，他约生于公元前369年（周烈王七年），死于公元前286年（周赧王二九年）；今人诸家考证结论，虽不免有出入，但大体上认为他是战国中期人，与孟子同时或稍后一些，则为多数学者所肯定。

庄子的生活经历，从《史记》及《庄子》一书中有关篇目的某些片断资料看，他曾一度在家乡任过漆园小吏（《史记》）；家境贫困，尝“往贷粟于监河侯”（《外物》），“衣大布而补之，正廉系履而过魏王”（《山木》）；生活虽如此潦倒不堪，但当他在濮水上钓鱼，楚王派使者请以国事相委托时，而他竟然“持竿不顾”（《秋水》）。可见，庄子一生尘埃富贵，不求闻达，拒绝与统治者合作；仅“以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”，著书立说，自适其适，“以与世俗处”（《天下》）而已。

《庄子》一书，秦汉不甚称引；逮唐代被尊称作《南华经》，乃成为道家经典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录“《庄子》五十二篇”，《史记》称“其著书十余万言”；经俞正燮、武内义雄等人考证，此系为准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最先编纂之《庄子》；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谓“即司马彪、孟氏所注是也”。因“注者以意去取”（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），故崔譔注为十卷二十七篇，向秀注为二十卷二十六篇（一作二十七篇，一作二十八篇），郭象注为三十三篇（内篇七，外篇十五，杂篇十一）。现在通行的，惟存郭注本，其他各家已失佚无传。

郭注本三十三篇，宋朝以后研究《庄子》著作的学者始倡“外篇”、“杂篇”非庄周作品论。流传到现代，一般认为“内篇”是庄子自著，但也有人从思想、文体等方面进行考证，谓《人间世》近似战国晚期

2/4/29 27

宋钘、尹文学派，不属于庄子作品；至于“外篇”、“杂篇”，大都认为出于庄子门人后学，特别对其中的《骈拇》、《马蹄》、《胠箧》、《刻意》、《缮性》、《让王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说剑》、《渔父》诸篇，或谓“诋訾孔子”、“异端偏劣”，或谓“体裁不类”、“语多杂乱”，因而断定“系后人续貂”、“为好事者所窜入”的，大有人在。所以，有人评析庄子其人其书时，总是主张审查真伪，总是强调以“内篇”为主要依据。

我们认为，关于庄子基本思想，“内篇”中已有系统表述，历来无根本分歧；至于“外篇”与“杂篇”，虽然思想观点和艺术风格，有些地方同“内篇”殊多差异，毕竟多属庄子门徒及后学所记述，对“内篇”旨趣不无重要阐发，如《达生》、《知北游》、《秋水》、《庚桑楚》、《则阳》，更属如此。所以《庄子》全集三十三篇，以视为反映庄子全貌的不可分割部分为宜。同时，我们还认为，研究庄子个人手笔，与研究《庄子》全书内容，二者固然有一定联系，但其目的任务必须有所区别，决不宜硬性牵扯在一起。假使先确定某种主观标准以作为辨伪尺度，则很难对《庄子》一书作出总的客观的评价。

庄子是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，《庄子》一书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。无论从哲学角度或文学角度看，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而巨大，则是无可置疑的。在哲学思想方面，如魏晋时代被王弼之流所利用而发展为“玄学”，到宋代又为程颢、程颐等“理学”派所兼收并蓄；哲学影响到文学方面，如嵇康、阮籍、李白、曹雪芹等对其批判精神多所吸收和发扬；文艺成就方面，更是脍炙人口，为后世文人所同声赞赏，如李白誉其“开浩荡之奇言”（《大鹏赋》），黄震称其“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”（《东坡日抄》），鲁迅评价“其文则汪洋辟阖，仪态万方，晚周诸子之作，莫能先也”（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），就是有力的说明；至于为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柳宗元的《三戒》和《蝦蟹传》、苏轼的《前后赤壁赋》等，提供了艺术的借鉴和启发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所有这些深远复杂的影响，有的表

现为消极因素，有的表现为积极因素。我们今天如何对此进行新的探讨和评价，尚有待于首先全面而完整地大量占有材料和分析材料，然后有理有据地一分为二地不断开展学术争鸣。例如，《庄子》中的本体论“道”的特征，到底应主要归结为“精神”性的东西，还是应归结为“物质”性的东西，抑或偏指某一方面呢？它的认识论，是否全部属“诡辩论”和“与辩证法势不两立的东西”呢？它所反映的政治态度和幻想境界，是否可以一概目之为“没落的、悲观绝望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”呢？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看来，我们研究《庄子》，希望达到科学地揭示问题的实质，从而正确地吸收其精华、批判其糟粕，还有必要对《庄子》的各家注释进行认真的考察，对它的独特文理进行艰苦的了解。

《庄子》现存的三十三篇，古今学者接踵为之注释的专集，已不下一二百种；抉隐阐幽，蔚为壮观。但是，由于它的托物寓意，经旨深晦，文风怪诞，词句难明，加以间有错漏衍误，或不免有损庐山真面；所以，诠诂校补，纷纭聚讼，见仁见智，分歧颇多。这就给初学《庄子》者增加了不少阅读上的困难和论析上的障碍。我们俩情连桑梓，谊结同窔。在长期共事教学切磋中，对《庄子》一书，颇感兴趣，不时积累资料，打算写点东西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付诸实现。近年来，沐三中全会的东风，遂将久已废置了的资料，重新进行清理、充实，着手合作释译。《内篇》七的《齐物论》、《养生主》、《人间世》及《外篇》十五除《胠箧》以外的其他十四篇，分工由欧阳景贤释译；《内篇》中的《逍遥游》、《德充符》、《大宗师》、《应帝王》，《外篇》中的《胠箧》及《杂篇》十一的全部，分工由欧阳超释译。现在，《庄子释译》一书，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，业已出版问世，我们深感学识浅陋，粗疏之处，在所难免；特别是某些取舍增补，管窥一得，纰缪尤多，敬希广大读者，不吝批评指正。

欧阳超

1984年4月

关于本书内容、体例的几点说明

一、本书分上下两册，共三十三篇，包括了今本《庄子》的全部篇目。每篇有原文、注释、译文三个部分。

二、原文主要以中华书局出版的郭庆藩辑《庄子集释》为准，对其中少数段落的划分与标点的使用，也参考了其他版本，择善而从。今本《庄子》颇有些衍文、脱文和错讹之处，本书一般是原文照抄，有问题只在注释部分予以说明，并在译文中注意及之。

三、原文中将近百分之九十的词句，本书都给作了注释。注释时除注重词义的训释以外，对一部分词句，还试图从语法的角度作扼要说明；在做好实词的训释的同时，对某些虚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。这样做，是为了把问题说得更为确切、具体，字词更为落实一些。有些词句，作者在注释中是直接用自己的话予以解释说明的，但大都有前人的训释为证。有的词句，前人解说分歧，作者在扼要地介绍了各家的观点之后，也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如何。还有少数词句，作者并不同意历代诸家的见解，另有自己的看法，这在注释中也作了说明。

四、译文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，尽量使字词落实，不架空，不留“夹生块”，并力求文句通俗、明白，读来顺口。为了使句子的意思完整、明确，上下文的语气连贯一致，逻辑关系严谨、分明，译文中增添了少量为原文原意所没有的词语。这些词语有的特地用方括号〔 〕框了起来，以资区别。

五、外杂篇部分有些篇目中的某些段落，在思想观点与文章风格方面，与整个庄文迥不相侔，极大可能为后人续貂之作。对这些文字，本书除作必要的说明外，都照样的注释，照样的翻译，俾供读者参阅。

六、本书是为了让广大青年读者读懂《庄子》而提供的一种工具

性质的参考书。它只要求在释译方面能较准确而具体地说明和反映《庄子》的本来面貌。至于《庄子》一书在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价值如何，本书在释译中未予涉及。

目 录

上册

内篇

逍 遥 游	1
齐 物 论	23
养 生 主	60
人 间 世	70
德 充 符	103
大 宗 师	129
应 帝 王	170

外篇

骈 摴	186
马 蹄	199
胠 篮	207
在 肆	222
天 地	250
天 道	294
天 运	319
刻 意	352
繢 性	361

逍 遥 游

北冥有鱼^①，其名为鲲^②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^③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^④，其翼若垂天之云^⑤。是鸟也^⑥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^⑦；南冥者，天池也^⑧。

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^⑨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^⑩，水击三千里^⑪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^⑫，去以六月息者也^⑬。”

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^⑭。

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^⑮?其远而无所至极邪^⑯?其下视也，亦若是则已矣^⑰。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^⑲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^⑲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^⑳，则芥为之舟^㉑，置杯焉则胶^㉒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^㉓，而后乃今培风^㉔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^㉕，而后乃今将图南^㉖。

【注释】

①北冥，成《疏》：“溟，犹海也，取其溟溟无涯，故谓之溟。”梁简文帝说：“窅冥无极，故谓之冥。”东方朔《十州记》：“水黑色谓之冥海。”冥，同溟。

②鲲，《释文》引李颐云：“鲲，大鱼名也。”《孔子家语》：“鲲鱼其大盈车。”《尔雅·释鱼》：“鲲，鱼子。”按：鲲，大鱼；只有假借鲲为卵时，才释作鱼子。

③鹏，《说文》：“朋及鹏，皆古文凤字也。”此指传说中的大鸟。

④怒而飞，成《疏》：“鼓怒翼，奋迅毛衣。”林云铭说：“怒即怒号、怒生之怒，乃用力之意。”怒，奋起欲飞的样子。而，连词，连接状语和谓语。

⑤其翼句，阮毓崧说：“鹏身既大，怒飞则两翼并展。故如天际一面之云。”垂，马叙伦说：“垂借为遮。”高亨按：“垂、遮通用，古书无征。垂盖借为遮，遮犹遮也。《说文》：‘遮，不行也。从走，睡声，读若住。’（睡从垂声）又云：‘遮，遏也。遏，微止也。’不行，与遏止义相近，则遮可训遮，明矣。垂、遮同声系，古得通用。”又，崔撰说：“垂，犹边也。”训垂同陲。又，司马彪说：“若云垂天旁。”近人据以释为垂挂。三说义皆可通，但以训遮更富有“巨大”形象性。

⑥是，指示性代词，这个、这种。也，句中语气词，表停顿。

⑦海运，指海波动荡；海动时必有大风，鹏即趁海动时大风飞往南海。林希逸说：“海运者，海动也；今海濒之俚歌，犹有六月海动之语。海动必有大风，……言必有此大风而后可以南徙也。”王闿运说：“海运，今飓风也。”一说，在海上运行，《玉篇》：“运，行也”；王先谦说：“行于海上，故曰海运。”高等学校教材《古代诗文选》从王说释作“在海上运行。”按：此说与下文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的冲飞高空的雄姿相悖，故不可从。又一说，谓海运即海啸，如闻一多说：“运读为浑。……浑（滚）犹海沸，谓狂飈大作，海水沸腾，今所谓海啸是矣。”案：海啸又叫海震，即海底地震；它的必然现象是产生压力浪，同海风无必然联系。故亦不妥。

⑧天池，成《疏》：“非人所作，故曰天池也。”即天然形成的海域。

⑨齐谐二句，“……者……者也”作判断句，这里的者字结构有指代作用。志，同诂，记载。怪，指怪异事物。简文帝说，《齐谐》“书名”。朱桂耀说：“谐，即讖也，亦作隐。”林纾说：“既言为谐为志，则言书为当。”又，司马彪说：“齐谐，人姓名”，后说不可从。

⑩鹏之句，主谓语间加结构助词之，取消句子的独立性，表时间。

⑪水击句：击的主动者是鹏，名词水用作状语表处所。水击，意即：在水面上拍击。三千里，表两翼所达的水面。宣颖说：“翼大不可骤起，须就海面平拖而上，故两翼相击，至于三千里。”我们参用此说。又，水击当作击水，高亨说：“疑原作击水，转写倒误。《释文》：‘水击，崔云：将飞举翼，击水踉跄也。’似崔撰本原作击水。此说可参考。又一说，击水通激水，马叙伦说：“击，借为激，音同见组。”王叔岷说：“引击并作激。”今人据此便释作：“大鹏起飞时两个翅膀一拍，激溅起来的水花达三千里”；亦可通。还有成玄英《疏》一说：“大鹏既

将适南冥，不可决然而起，所以举击两翼，动荡三千，踉跄而行，方能离水。”今人据以释作：“将起飞时张开两翼拍击，在水面上踉跄而行三千里，始得腾空”，前文已说“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，其翼若垂天之云”，如此巨大的鹏鸟又怎么能够想象它竟会象水鸭子式的张开两翼拍击，在水面上踉跄而行三千里呢？所以说应该否定。

⑫抟（tuán 团）扶句，《说文》：“抟，圜也，”环绕。扶摇，《尔雅》：“扶摇谓之鷗”。王念孙说：“鷗者，扶摇之合音也”，鷗即今所谓旋风；刘武说：“扶摇，即下文羊角风；此风之势，扶疏摇曳，曲行而上，如羊角风也。鹏亦随风势圜转而上飞，所谓抟也。章炳麟谓‘字当从抟，崔说得之’，不知搏者拍也，抟亦有拍义。于义较完，不须从搏也。”而，连接状语与谓语。

⑬去以句，释德清说：“六月，周六月，即夏之三四月，谓盛阳开发，风始大而有力，乃能鼓其翼，息即风也”；宣颖说：“息，气息也，大块噫气也，即风也。六月气盛多风，大鹏乃便于鼓翼，此正明上六月海运则徙之说也。”此从息为风说。一说，离开（北海）用六个月时间才休息，郭象《注》：“大鸟一去半岁，至天池而息”；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及王力主编《古代汉语》等，多采此说。又一说，用六个月时间离开北海始一呼吸，胡远藩说：“六月息，气也，一呼吸也。”案：三说，以第一说于义为长，它的解释与上文“海运”更相合。去，离开。以，介词，凭借。者也，语气词连用。以六月，介词结构，作去的补语。

⑭野马三句，成玄英《疏》：“遥望蔚泽，犹如奔马，故谓之野马。扬土曰尘，尘之细者曰埃。天地之间，生物气息，更相吹动。”这里的野马喻空中游气，息指呼吸的气息。此处与上文的关系，闻一多正确指出：“此言野马、尘埃，亦物之能飞者，然必待生物以口吹之，而后能飞，以喻鹏飞亦必待大风海运而后能举其体。然二者所待大小不同。生物一息之吹，野马、尘埃即因之以浮游，所待者小，体小故也。鹏非大风海运不能自举，所待者大，体大故也。本篇以大小对照，此亦宜然。”（按：着号黑点，是引者所加。）今人大都浅释此三句为：“野马似的游气，飞扬的尘埃，都是被生物的气息吹拂着而在空中游荡。”按：这里有两点需要探讨清楚。从词语意义说，野马似的游气与飞扬的尘埃，到底是说的两种物体还是同指一种物体？“野”，《集韵》古作埶。《楚辞》“愈氛雾其如埶。”王逸《注》：“埶，尘也。”埶、埶形似而误。郭《注》：“野马者，游气也。”这里的“氛雾”与“游气”，字异而义同；可见“野马也”与“尘埃也”，应理解为一物，而不是二物。再从语法结构看，“野马也”，据《艺文类聚》六引及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正义《注》引，都作“野马者”；说明这里系为“……者，

……也，……也”句式，即“野马者”是主语，而“尘埃也”和“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”是说明共同主语的两个复谓语。

⑯天之二句：苍苍，深蓝色，苍苍茫茫。其，表揣测，与下其字相呼应，用作选择关联词；一说，其同岂，表反诘。正色，真正的颜色。邪，句末疑问语气词；下邪同。

⑯其远句：而，犹将也；此处的而字，似有“将会是”的意味。无，没有。至极，指高远的尽头。案：庄子在此似乎已作出了宇宙是无边无际的推测。如果说《天下篇》：“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”反映出了庄子的朴素的微观宇宙思想，那么这里就不妨说正好反映出了庄子的宏观宇宙思想。《天下篇》：“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；至小无内，谓之小一。”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。正由于宇宙是无边无际的，所以待风而飞的鹏鸟，是不可能绝对自由的。

⑰其下二句：其，郭象《注》：“鹏之自上以视地”，今人相沿解作“指鹏”。按：我们在这里，试图把“天之苍苍”以下数句，作为反映庄子宏观宇宙的一个独立小段，理解为庄子对伟大宇宙的推测。因为，这里实在看不出与鹏鸟的高空翱翔有任何意义上的有机联系。故把“其”释作假设连词，表示想象。亦，犹或也。是，代词，地面这样，则已，等于而已。这里是在说：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，实在不是有所待者能够窥其底蕴的。

⑱且夫，发语词，表示再说一层道理的意思。之，结构助词，放在主谓之间，取消句子的独立性。也，表停顿，帮助提示语气；下也字同。积，蓄积。厚，深。

⑲负，载。

⑳坳堂，堂屋低洼的地方。坳（ào 奥），同凹，凹陷不平。

㉑则芥句：则，连词，表示前因、后果的顺承关系，相当于“就”或“那么就”，下同。芥，小草。之，指代杯水。为之舟，给它当船。

㉒置杯句：置，放，安置。焉，兼词，相当于“之”。胶，粘，胶著，指不能浮动。

㉓风斯句：斯，于是，才，风斯在下，风才能在鹏之下（负托鹏翼）。

㉔而后句，阮毓崧说：“而后，犹然后也。乃今，复词也。”按：乃，才。今，《尔雅·释诂》孙炎注：“即，犹今也。故‘今’，亦可训为‘即’。”乃今，才开始的意思。

㉕而莫句：而，有缘义，可不译。莫，否定性无指代词，指没有什么东西。之，代词，指鹏，否定句中宾语提前。夭阏（è 饿），连绵字，阻拦。夭，阏的假借字，《集韵》：“阏，隔也。”

㉙图南，计划着向南飞。

【译文】

北方遥远的大海里有一条鱼，它的名字叫作鲲。鲲的巨大躯体，真不知道它有几千里长呀。鲲转化而成为鸟，它的名字叫作鹏。鹏的背，也不知道它有几千里大呀！它振翅奋起高飞，翅膀就象遮盖天空的彩云。这只鸟啊，每当海波汹涌海风大作时，就要飞到南方遥远的大海去。这南方遥远的大海是自然形成的海域。

《齐谐》这本书，是专门记载怪异事物的。这书上的一段记载说：“大鹏鸟向南方大海飞迁的时候，两翼在水面上拍击的浪花达三千里之远，环绕着强烈的旋风上升达九万里高空，它的远离是要借助于六月的大风暴啊！”

原野林泽间如野马奔腾的游荡雾气，是飞扬着的尘埃，是生物用微微气息互相吹拂的结果。

深蓝色的天空，究竟是天的真正本色呢，还是天本来就无限高远而不可能到达那尽头的地方呢？假使从高空俯视下面，也许还是象这样罢。〔从宏观宇宙看，上凌九万里高空与游荡原野林泽间，也无原则区别。〕

〔譬如：〕水的积蓄不深厚，那么它负载大船就浮力不够。倒一杯水在堂屋的低洼地方，那就只有小草可以给它当做船；〔如果〕安放一个杯子在上面，那就会粘住不能浮动，这是水太浅而船太大的缘故。风力的积蓄不强大，那么它负载大鹏的巨大翅膀就没有力量。因此，只有鹏鸟高临九万里上空，那么强大的风力才能在鹏鸟的下面负托着两翼，然后才开始凭借大风力飞行；鹏鸟的背脊紧贴青天，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拦它了，然后才开始计划向南海飞去。

蜩与学鸠笑之曰①：“我决起而飞②，枪榆枋③，时则不至④，而控于地而已矣⑤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⑥？”适莽苍者⑦，三餐而反，腹犹果然⑧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⑨；适千里

者，三月聚粮^⑩。之二虫又何知^⑪？

小知不及大知^⑫，小年不及大年^⑬。奚以知其然也^⑭？朝菌不知晦朔^⑮，蟪蛄不知春秋^⑯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^⑰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^⑱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〔此大年也^⑲。〕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^⑳，众人匹之^㉑，不亦悲乎^㉒？

【注释】

①蜩（tiáo）条，即蝉。学鸠，小鸟名；或谓学鸠即斑鸠也。学，一作鳌。

②我决（xuè血）句：我，表示复数。决，迅速的样子。马叙伦说：“决，借为抉。《说文》曰：‘抉，马行貌。’唐写本《切韵》曰：‘越，马疾行也。’定抉、越一字。”

③枪，王孝鱼校作抢：“抢，撞，碰到。”《切韵》：“枪，突也。”今注多取“突过”义，似不如“碰到”确切。榆，榆树；枋，檀树。这里借代为一切树木。

④时则句：时，有时，俞樾说：“有时能至，有时不能至。”则，王引之说：“则，犹或也。”

⑤而控句：上而字，犹则也；下而字，顺连。控，司马说：“控，投也。”意为落下。而已矣，就罢了，就是了。

⑥奚以句：奚，通何，作介词以的前置宾语。之，动词，到……去。而，顺连。为，马叙伦说：“为，借为‘乎’。”奚以……为，相当于：“为什么要……呢？”是古代表示反问的一种习惯用法。

⑦适苍句：适，到……去。苍莽，成玄英《疏》：“郊野之色，遥望之不甚分明也。”此用颜色借代郊野。者，表示“……的人”。

⑧三飧句：飧，同餐。反，同返。言只带三顿饭就可以返回。一说，三飧，即三饭，飧是动词，说是吃三口饭，意思是吃很少一点东西。果，饱足。

⑨宿舂（chōng冲）粮：宿，头天夜晚，此处指一宿。舂，用杵在臼中捣米。陈锡昌说：“此言往百里者，春一宿之粮，春字倒装在下。”又，王先谦说：“隔宿持米储食。”按：此处“适苍莽……”，“适百里……”，“适千里……”都是层递阶升句式修词格，故取陈说为宜。此宿字和下句三月，都是表粮食数量而不是表时间。

⑩三月句：要聚积三个月的粮食。一说，出发前三个个月就聚集粮食。

⑪之二句，意思是这两个小虫又知道什么呢？刘凤苞说：“适近者不能知远。彼二虫岂足以知大鹏？便是小知不及大知榜样。”之，指示代词。二虫，指蜩与学鸠，鸟类称为羽虫，所以鸠也可以称为虫。《大戴礼记》：“有羽之虫三百六十，而凤凰为之长；有毛之虫三百六十，而麒麟为之长；有甲之虫三百六十，而神龟为之长；有鳞之虫三百六十，而蛟龙为之长；有倮之虫三百六十，而圣人为之长。”虫，古音读为动，可以泛指动物。

⑫知，同智。

⑬年，指寿命。

⑭奚以句：奚，疑问代词，作介词以的前置宾语。其，它，指上面两句说的情况。然，代词，这样，如此。也，用在疑问句末，具有强化疑问语气的作用，同邪。

⑮朝菌句，王先谦说：“《列子·汤问篇》：‘朽壤之上，有菌芝者，生于朝，死于晦，’晦，谓夜。《释文》：‘朔，旦也。’晦朔，指昼夜交替现象，表生长期短促。一说：朔，农历每月初一；晦，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。案：朝菌，本指朝生暮死的菌，因此后一说不免与此矛盾，故取前一说为长。”

⑯蟪（huì惠）蛄（gū姑）：一名寒蝉，旧说：“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。”它们活不到一年，所以说不知春秋：春秋，指代四季。

⑰冥灵，罗勉道说：“麟、凤、龟、龙，谓之四灵。冥灵者，冥海之龟也。”一说，冥灵，连绵字，大木名。上文朝菌与蟪蛄是植物对举；此处冥灵与大椿也是这样。故取罗说于义为长。“有……者”句式的者字，表提顿语气。

⑱大椿，椿树。

⑲此大年也，四字据《庄子·齐物论》增补。

⑳彭祖，传说中的长寿人，据说活了八百岁，一说七百岁。乃今，方今，如今。以，介词。久，长寿。特，独特。

㉑众人，一般世俗之人。匹，比。之，指代彭祖。

㉒不亦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不是……吗？”。

【译文】

蝉和斑鸠讥笑大鹏说：“我们可随意一下子张起翅膀就飞，〔最高只不过〕碰到树木就停下来，有时或许飞不到树那么高，那么落到地面就是了，为什么硬要飞到九万里高空再向遥远的南方飞去呢？”到郊外近地去旅行的人，只要带三餐粮就可以返回，肚子还会是饱的；到

百里以外去旅行的人，就要春好一宿用的粮食；到千里以外去旅行的人，就要聚积好三个月的用粮。这蝉和斑鸠两种小动物又能知道什么呢？

知识少的比不上知识多的人的抱负，年寿短的比不上年寿长的人的阅历。根据什么知道它是这样的呢？朝生暮死的菌类是不知道昼夜交替的时光的；夏生秋死的蟪蛄是不知道春夏秋冬的季节的。这些都是寿命很短促的。楚国的南方有一个大灵龟，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，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；上古有一棵大椿树，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，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。〔这些都是寿命很长久的。〕然而只活了八百岁的彭祖，现在以特别长寿传闻人间，一般俗人还都希望同他齐寿，不是太可怜了吗！

汤之问棘也是已^①：“穷发之北^②，有冥海者^③，天池也。有鱼焉^④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^⑤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。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。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^⑥，绝云气^⑦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^⑧。斥鷀笑之曰^⑨：‘彼且奚适也^⑩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^⑪，翱翔蓬蒿之间^⑫，此亦飞之至也^⑬。而彼且奚适也？’”此小大之辩也^⑭。

【注释】

①汤之句：汤，商王成汤，殷朝的第一个帝王。棘，一作革，汤时的大夫：郭庆藩说：“棘、革，古同声通用。”是已，略相当于“是也”，指下边的问和答。此一句的下面，据闻一多《庄子内篇校释》，应补“汤问棘曰：‘上下四方有极乎？’棘曰：‘无极之外，复无极也……’。”

②穷发，成玄英《疏》：“地以草为毛发，北方寒沴之地，草木不生，故名穷发，所谓不毛之地。”又，《列子·汤问》穷发作终北，谓国名。

③冥海，深而呈黑色的海。

④焉，兼词，在那儿。

⑤广，宽，指背。修，长。